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明史紀事本末 第三十六卷 曹石之變

英宗正統六年春正月，以定西侯蔣貴為征蠻將軍，太監曹吉祥監軍，兵部尚書王驥提督軍務，郎中侯璉、主事楊寧隨軍贊畫，討思任發。吉祥，樂州人，出王振門下。至是監軍，號都督，多選降丁騎射以從。此內臣總兵之始也。□二年春二月，以都督僉事石亨為左參將，守萬全。亨，渭南人。伯父巖，寬河衛指揮僉事，無子，亨嗣。亨善騎射，有膽略，方面豐軀，美髯及膝，提大刀輪舞如飛。每從征，挺刀先登，輒立奇功，累官都指揮使。姪彪亦驍勇，能挽強弓，善揮斧，以官舍從亨有功，授大同衛鎮撫。是年，亨為都督僉事，彪亦為指揮使，從亨參謀。

□四年春正月，命太監曹吉祥監寧陽侯陳懋軍，進討鄧茂七餘黨，悉平之。

七月，上北狩。

八月，太后命郕王權總國事，逮宣府總兵楊洪、萬全，左參將石亨，繫錦衣獄。

九月，郕王即皇帝位，出楊洪、石亨於獄，命亨總京營兵。

□月，也先犯京師，于謙、石亨分營城北。也先縱騎剽掠，焚三陵殿寢祭器，逼宣武門，南踰盧溝橋，散劫下邑。謙督軍出德勝門，背城而戰。時孫鏜、范廣皆小捷，而亨功為第一。也先宵遁，亨復追擊至定州清風店。敵懼，且出倒馬關。亨使給曰：「石將軍行未至，來者皆假將軍名耳。」敵以為然，皆反戰，亨、彪合擊之，大敗，始知石將軍在也，皆倉皇盡棄其羊馬輜重，自紫荆關遁出。當是時，亨、彪名震幕北矣。既論功，封亨武清伯，尋進侯。彪都督僉事，為大同左參將。景泰元年閏正月，命鎮朔大將軍石亨、都督范廣率兵出大同、宣府，尋召還。

八月，石亨、楊洪率師分道出紫荆、居庸關。始立團營，以曹吉祥、劉永誠節制諸軍，此內臣總京營之始也。

三年春正月，普化可汗與也先仇殺，石亨請率兵出宣府、大同，討寇復仇。不許。

天順元年春正月，景帝不豫，會當郊，使石亨攝，召命於榻前。亨見帝委頓狀，出與張軏、張軏謀，謂：「帝疾必不起，不若迎復上皇。」陰約徐有貞結太監曹吉祥、蔣冕，內白皇太后，外為飛語，言于謙且與王文謀立襄世子為東宮。遂率其群從子弟家兵，與吉祥等夜叩南城，迎上皇復辟。乃譖于謙於上，殺之。論奪門功，又第一，進封忠國公。召彪大同，以為都督同知，充游擊將軍。其家人石寧等數□人，皆授指揮，千、百戶。時吉祥已晉司禮監矣。姪欽封昭武伯，鐸、鉉、鏞皆都督。此內臣子弟封爵之始也。

三月，以戶部侍郎陳汝言為兵部尚書。汝言附石亨，曹吉祥謀奪門，故亨薦用之。及理部事，益阿比，表裡為奸，亨冒功升賞，不下四千餘人，天下都司及邊吏爭趨之。

夏四月，石亨、張軏請盡罷各邊省巡撫及提督軍務等官，從之。

逮巡撫大同都御史年富下獄。上問李賢曰：「年富何如？」賢曰：「行事公廉，在彼能革宿弊。」上曰：「此必石彪憚富，不得遂其私耳。」賢曰：「陛下明見，真得其情。」由是富得致仕歸田里。

削都御史王竑籍，安置江夏。石亨忌竑，嗾言官論其犯關也。

五月，石亨擅令守關軍放歸，徐有貞、李賢言於上，命別遣兵戍之。

御史楊瑄劾太監曹吉祥、忠國公石亨奪民田，且言其怙寵擅權之罪。上顧徐有貞、李賢曰：「御史敢言如此，國家之福也。」曹吉祥在旁慚懼，已，盛怒，欲罪之，上不許。及亨出兵歸，聞之怒，訴御史言不實，意賢、有貞主使，乃激吉祥曰：「今在內惟爾，在外惟我，賢等欲排陷，其意可知矣。」初，吉祥見亨冒濫恩賞，頗不平，恒訐其短。至是，聞亨言，勢複合。

六月，彗孛見。御史張鵬、周斌交章劾石亨諸不法事，疏未上，給事中王鉉知之，潛告亨。亨與曹吉祥馳訴上，謂：「鵬乃已僂凶豎張永猶子，今結御史為永報仇。」上震怒，御文華殿，悉收諸御史面詰之。斌執彈章，且誦且對，言亨事且有驗。上曰：「事即實，汝曹何不早言之？」下錦衣獄，問訊瀕死。

逮大學士徐有貞、學士李賢、都御史耿九疇下錦衣獄。初，有貞得首輔，欲立功名自異，稍與石亨左。李賢入閣力助之，知無不言，曹吉祥不能堪。會御史張鵬等既劾，給事中王鉉、錦衣指揮門達乃上疏言：「九疇阿附有貞、賢，嗾御史排陷石亨。」吉祥復乘間頓首言：「臣等萬死一生，迎復皇上，內閣必欲殺臣。」伏地哭不起。上從之，乃逮有貞等置於理。會京城大風雹，拔木壞屋，走正陽門下馬牌於郊，吉祥門老樹皆折，亨家水深數尺餘。翼日，乃降有貞、賢參政，九疇右布政。張鵬、楊瑄等從末減，戍邊衛。既而上曰：「近日行事，惟有貞一人，李賢不可去。」命召還。

以贊善岳正直文淵閣。正以吏部尚書王翱薦，召見文華殿，特用之。正出赴閣，至左順門，石亨、張軏自外人，愕然曰：「何以至此？」正不敢對。時亨、軏已不平，比人見，上曰：「今內閣朕自求得一人。」問為誰？上曰：「岳正。」亨、軏陽賀。上曰：「官卑奈何？」亨、軏因奏曰：「陛下升正亦甚易。但姑試之，果稱職，未晚也。」上默然。

秋七月，有投匿名書指斥時政者。石亨、曹吉祥請上出榜，募能捕告者，賞以三品職。令內閣撰榜格。岳正言於上曰：「為政自有體，盜賊責兵部，姦宄責法司，豈有天子自出榜募購之理！」時吉祥在旁，請甚力，上徐曰：「正言是也。」已而亨等諸徐有貞怨望，謫戍金齒。

謫內閣贊善岳正為廣東欽州同知。初，正入值文淵閣，上嘗召問曰：「卿何以輔朕？」正曰：「今內臣武臣權過重。」上頷之。正退語曹欽、石彪，令謝兵歸第。欽、彪走告吉祥，吉祥詣上，垂泣免冠請死，具道所由。上曰：「無之。」乃召正，責其漏言，正曰：「固也。臣觀二家必有背叛之滅，即今無可按之誅。臣欲全君臣共難情，故令早自為計。」上不悅。會承天門災，上命正草詔罪已，歷陳奸邪蒙蔽狀。亨見之怒，遂指為謗訕，營內批，有是謫。兵部尚書陳汝言者故恨正，復中以私事，戍肅州衛。

陳汝言阿曹吉祥意，取還征雲、貴、兩廣降丁。

九月，敕左順閤者，今後非有宣召，總兵官不得輒入。先是，石亨、張軏怙寵，乾請無算。一日，率千戶盧旺、彥敬入侍文華殿，上問為誰？亨曰：「此臣腹心也。迎復功，二人居多。」立請擢二人錦衣指揮使。工部侍郎孫弘，亨鄉人，以亨薦得官，復請以為尚書，上曰：「且使侍郎，再遷則尚書矣。」亨出曰：「一遷尚書何不可者，乃再遷耶！」其驕恣如此。上亦頗知亨，然念其功。問屏人語大學士李賢，賢對曰：「權不可下移，惟獨斷乃可。」既又與賢語及奪門功，賢對曰：「迎駕則可，『奪門』二字豈可傳示後世。陛下順天應人，以復大位，門何必移，且內府門寧當奪耶！當時亦有以此事邀臣者，臣辭不與。」上驚問故，賢對曰：「景皇帝不起，群臣自當表請陛下復位。此名正言順，無可疑者，何至奪門。假事泄，此輩固不足惜，不審置陛下於何地？此輩藉陛下圖富貴耳，豈有為一毫社稷之心哉。」上大悟，浸疏之。

□月，亨來近邊求食，石亨請領兵巡邊襲之，取寶璽，以李賢言，止不行。

□一月，逮兵部尚書陳汝言下錦衣獄，籍其家。給事中高明等交章劾汝言「怙勢亂法，賊私籍甚」，故逮之。上命所司陳籍汝言物於大內廡下，召大臣入視，且曰：「景泰間，任于謙久，籍沒無餘物。汝言未期，得賂各若是耶！」時上怒甚，色變，石亨等皆俛首。自是上漸悟謙冤，而惡亨等矣。初，謙之死也，皇太后不及知，後為上備言迎立外藩之誣。上疑之，每詰亨、軏、吉祥等，皆對曰：「臣亦不知，徐有貞向臣言耳。」由是上深惡之。軏尋死。

二年春正月，三大營將石亨、曹欽言：「太僕亟徵諸衛馬非便，請隸兵部。」太僕卿程信執奏言：「太僕身只專馬政。高廟有旨，馬數不令人知。今隸兵部，使馬之登耗太僕不與聞。脫肘腋變生，馬不備給，孰任其咎？」兵部懼，亦以為言，詔復其事歸太

僕。

夏四月，復設督鎮巡撫官。初，石亨以文官提督軍務，武臣不得逞，請罷之，邊徼騷然，軍無紀律。上謂李賢曰：「朕初復位時，奉迎之人皆以此為不便，今乃知其謬也。」

三年春正月，大同總兵石彪誣奏都御史李秉，坐除名。

八月，定遠侯石彪有罪下獄。彪之出鎮大同也，御寇磨兒山，斬犯禿王，擄其衣甲旗幟，大敗之三山墩，以功封定遠伯，召還。其明年，寇屯賀蘭山，又使彪往。彪與寇戰安邊營，追至昌平墩，大敗之。焚馬澗、半坡墩。轉戰六□餘里，斬果力赤平章，擒獲無算。又召還，進侯。彪至京，會北使入貢者見彪於朝，羅拜稱「石王」，其威望如此。然性陰狡兇暴，在大同素侮總兵官。總兵官因彪嘗奏城威寧海子，遂為流言，稱彪有異志。上固疑彪，屢有功，屢召還。彪乃陰使大同千戶楊斌等五□人詣闕，乞留為鎮守。上知其詐，下彪獄，詞連亨，上猶念亨功，宥之。惟罷其兵權，令以本籍歸第。

四年春正月，彗星見，日暈。錦衣指揮逢昂上言：「石亨怨望，與其從孫石俊謀不軌。」上以章示群臣，遂下錦衣獄。初，亨見上稍疏斥，懷怨望。嘗往來大同，顧紫荊關謂左右曰：「若塞此關守之，據大同，京師何由得至。」一日，退朝歸私第，語盧旺、彥敬曰：「吾所居官，皆爾等所欲為者。」旺、敬不知所謂，對曰：「旺、敬以公得至此，他何敢言。」亨曰：「陳橋之變，史不稱其篡。爾能助吾，吾官非爾官乎。」旺、敬股栗，莫敢對。會瞽人童先出妖書曰：「惟有石人不動。」勸亨舉事。亨謂其黨曰：「大同土馬甲天下，吾撫之素厚，今石彪在彼可恃也。異日以彪代李文，佩鎮朔將軍印，專制大同，北塞紫荊關，東據臨清，決高郵之堤，以絕餉道，京師可不戰而困矣。」遂請以盧旺守裡河。及亨來寇延綏，上命亨往禦之。先又力勸亨，亨曰：「為此不難，但天下都司，除代末周，待周，為之未晚也。」先曰：「時者，難得而易失。」亨不聽，先私謂所親曰：「此豈可與成大事者！」會彪敗，上猶念亨功，置不問，罷其兵。而亨之謀漸急，事益露。其家人上變告亨謀反，逮治之，死獄中。斬彪於市，其黨童先等俱坐死。先是，上使工部為亨營宅，至三百餘間。上登翔鳳樓，恭順侯瑾、撫寧侯永侍。上指宅顧問，永謝不知，瑾曰：「必王府耳。」上笑曰：「非也。」瑾頓首曰：「非王府孰敢！」上顧太監裴當曰：「人乃不敢言石亨！」亨生子彌月，上召見，摩其項曰：「虎兒也，善撫之，朕行與卿結婚姻。」取金鎖繫兒項，名曰「鎖定侯」。蓋諷云。

五年秋七月，太監曹吉祥及昭武伯曹欽反，殺恭順侯吳瑾、都御史寇深。懷寧伯孫鏜、兵部尚書馬昂率兵討平之，吉祥、欽俱伏誅。方石亨之敗也，上命由亨冒功以進者，許自首革。吉祥念與亨同功，亨敗已且不得獨完，因日犒諸降丁金帛，倚為腹心。諸降丁亦念已由吉祥冒功進，一旦不測，身且隨後，相與為死黨。吉祥之客有馮益者，欽一日問曰：「自古有宦官子弟為天子者耶？」益曰：「君家魏武，蓋中官節之後。」欽大喜，出其妻行酒馮先生。由是陰畜異志，未發也。錦衣百戶曹福來曾役欽家，常之外貿易。欽慮其泄，遣福來妻告福來病狂出走，錦衣指揮逢昂奏捕之。欽又遣家人亮追獲福來，極楚瀕死。廷臣疏劾欽，上是之，出彈示欽，曰：「速改過，不後，罪無赦！」而下諭廷臣守法，無有專縱似欽者。

先是，石彪得罪，上亦先諭群臣，欽以故大懼。又逢昂伺欽甚急。會是月亨來寇甘、涼，上使懷寧伯孫鏜統京軍往征之，兵部尚書馬昂監其軍，擇庚子昧爽出師。於是欽與諸昆季、其黨都督伯顏也先數□人謀曰：「縣官持我急，不發，我為石彪續矣。」遂分勒死士番漢軍五百人，約以是日昧爽朝門開，則擁殺鏜、昂，奪門入。此時吉祥素所部禁兵，且可為內應。謀定，以其夕飲諸降丁酒，厚贈之。酒半，夜可二鼓，鏜與恭順侯瑾、廣義伯琮方待漏朝房。都指揮完者禿亮從欽席上亡走，見瑾、琮告變。瑾、琮趨告鏜，相與去匿他所，手作奏，投門罅聞上。上止開門，縋入吉祥，鎖繫之。欽不知也，與弟鉉、鐸、鐸率番將伯顏也先至東長安門，門閉。欽知事泄，即召死士馳至逢昂門，昂方出，斬之，碎其屍。昂故吉祥黨，被恩遇素厚，後為上伺欽，欽大恨。都御史寇深亦善欽，既乃與言官疏劾之，欽亦以為恨，與鐸馳入西朝房索深，斫深肩，破其身為兩。時長安街中甲卒馳驟，入朝者以為征西軍也。及訊知，各悸散去。大學士李賢待漏東朝房，欽復馳索之，戶外之聲洶洶。賢驚出，則甲而刃者數人，一人砍賢肩，傷耳，刃附擊賢背。少選，欽持逢昂頭來，叱刃者，執賢手，曰：「今日直為此激變，非得已也，可為我草疏進上。」亡何，又執尚書王翱。賢乃就翱所索紙為草疏，同翱投入長安左門隙。門堅不啟，欽火之，守衛軍折御河之岸磚以壘門。欽往來嘯呼，擬賢刃者數，舍之馳去，又索馬昂不得，時已昧爽矣。懷寧伯鏜謂其子軌若宏曰：「若號於道，有獄賊反，獲者得厚賞，征西軍可集也。」已，稍集至二千人，甲兵具。鏜曰：「不見長安門火耶！曹欽謀反。兵少，擊殺者予金。」皆曰：「諾。」工部尚書趙榮被甲躍馬奮呼市中，曰：「能殺賊者從我！」從者亦數百人。鏜之東安門逐賊，欽退屯東華門。鏜接戰，鏜軍銳甚，賊眾披靡。自辰至午，擊斬鏜，欽中流矢創巨，振策馳。恭順侯瑾將五六騎出覘賊，猝與遇，力戰死。欽還駐東大市街，相拒至西。鉉以百餘騎往來馳突者三，官軍環結自潰，鏜執斬潰者以徇，發神臂弓以射之，遂追斬鉉。鏜子軌遇欽於道，奮砍中其膊，軌亦死。欽懼，率騎還攻朝陽門，不克，走安定、東直、齊化諸門，門盡閉，大雨，夜竄歸。鏜督兵與戰，馬昂以精兵殿。會昌侯孫繼宗兵又集，鏜戰。軍士奮呼而入，欽迫，投井死，鐸見殺。遂屠其家，親黨同謀，一時盡死。捷聞，上以是夕御午門，下吉祥都察院獄，明日磔於市。且追磔欽、鐸、鉉、伯顏也先、馮益、湯序伏誅，餘並流嶺南。

有賀三老者，欽妻父也。見欽勢盛，絕不與通。欽嘗欲為求一官，力辭不可。欽敗，姻黨株連，三老獲免。

八月，進伯孫鏜為懷寧侯，馬昂、王翱、李賢並加太子少保，完者禿亮為都督，將士升賞有差。追封吳瑾梁國公，諡忠壯。贈寇深少保，諡莊愍。以擒賊詔示天下，布寬恤，開言路。

時李賢奏言：「曹賊就擒，此非小變。宜詔天下，一切不急之務，悉予停罷。」又言：「自古治朝，未有不開言路者。惟奸邪之臣，惡其攻已，必欲塞之，以肆其非。」上曰：「此石亨、曹吉祥實為之，今宜列之於詔，使天下聞知。」

谷應泰曰：

石亨、石彪驍勇善戰，有隴西李氏之風。使之臥虎北陲，自當匹馬不南矣。帝既北狩，也先再薄京師，陵寢崩摧，祭器灰燼，朔騎憑陵，目無中國。于謙督軍九門，亨、彪轉戰甚力。德勝、安定、彰義、清風店、倒馬關諸捷，軍聲復振。也先諸部慟哭出關，既懼且悔，乃擁還上皇，以結好中國，戰之力也。

既而龍歸興慶，幕徙南庭。亨、彪窺伺君側，逆知不起，合謀曹寺，取功奪門。李賢有言：「陛下應天順人，門何必奪！」當前星已隕，震位久虛，聖敬方躋，乾符奪算，上天垂象，蓋可見矣。即在景帝憑辰，群臣憂懼，或心歸沂邸，或意屬襄藩。然而襄王自外入內，憲宗以子先父，則上皇之必能復辟，不待仰步乾象而後決也。一旦挾萬乘之尊，行僥倖之事，乘晦勒兵，登垣挾駕，萬一謀臣不謹，邸邸預知，曹、石之肉其足食乎？邀天之幸，私為己功，吉祥蒙狐、趙之勳，亨、彪受蕭、曹之賞。功以幸成，福以滿取。當其請官卿貳，建第長安，武安侯之除吏，寶都鄉之沁園，曹、石此時，帝固已芒刺在背矣。

於時彪鎮大同，亨守延綏，分控要害，屢斬名王。捷聞幕府，帝輒召還。帝既疑石，石遂自疑。妖言遽興，同悲黃犬。向使石氏無奪門之功，亨、彪豈少通侯之賞，積勞汗馬，以功名終，石氏子孫雖至今存可也。

吉祥無尺寸微勞，欽、鐸、鉉、鐸，蟬貂簪玉。稍加抑裁，輒生怨望，犯關稱兵，反形尤著。《易》著《負乘》，《詩》歌《相鼠》，身族誅滅，固其宜爾。嗟乎！方其論吉祥之功，曹欽身膺五等。未幾論誅吉祥之功，懷寧又進列侯。高帝白馬之盟，唐叔桐圭之賜，稍稍凌遲衰微矣。

英宗間險阻，再御萬機。祭則寡人，有同王振。至天順五年，始下詔悔恨曹、石，君子以為不勝其悔也。